

中國

當代散文大展

林語堂等著

二



中國當代散文大展

第三部

白馬湖之冬

夏丏尊等作

中國當代散文大展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將門出版社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一九四號

劃撥：一八六五四二 曾延理

台北市士林中十一路一一四號 2 F

電話：八三三三八六六・八三一四四四四

法律顧問：李義忠 律師

出版日期：七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特價：三百伍拾元

中國當代散文大展

目 錄

徐志摩

巴黎的鱗爪·····	一
羅曼羅蘭·····	二〇
天目山中筆記·····	二八
濃的化不開·····	三三
再會吧康橋·····	四〇
西湖記·····	四四
迎上前去·····	五〇
林語堂	
塚國絮語解題·····	五七
談理想教育·····	五九

張秀亞

友情與愛情

箋

牧羊女

悼

風

許達然

遠近

邊

鐘敬文

西湖的雪景

琦君

晨

媽媽的手

照片

日邊清斷夢

六一

六七

七四

八〇

八四

八八

九三

九六

一〇四

一〇九

一四

一九

郁達夫

燈蛾埋葬之夜……………一六

繆崇群

守歲燭……………一三一

梁啓超

學問之趣味……………一三七

龍子

山林小語……………一四二

杜衡

敲窗這一季鐘聲……………一四五

臨湖

近鄉情怯……………一四八

王溢嘉

笑與憂鬱……………一五二

夏巧尊

致文學青年……………一五五

談詩偶感……………一五九

白馬湖之冬……………一六二

早老的懺悔……………一六四

許地山

春的林野……………一六七

落花生……………一六九

一封公開的信……………一七一

中國文字不進步的原因……………一七五

梨花……………一八〇

笑……………一八二

張自凝譯

徐志摩——一個孩子……………一八四

老向

換一換年頭兒吧……………一八七

丁諦

焦山望月……………一九一

羊令野

四絕賦……………一九四

鐘敬文

花的故事……………一九八

黃葉小談……………一〇一

川島

鶯哥兒……………二〇六

羅黑芷

鄉愁……………二一三

甲子年終之夜……………二一七

宋大柵

寄醒者……………二一九

少女的讚頌……………二二一

艾燮

曇花開的晚上……………二二三

王尚義

苦笑·····	二二八
兩個世界·····	二三一
散·····	二三三
灼熱的冰塊·····	二三四
血！汗！淚·····	二三五
聽！誰在哭泣·····	二三七
工作與犧牲·····	二三九
朱自清	
沈默·····	二四一
李薇	
燭花·····	二四五
胡品清	
落葉的意境·····	二四九
斷片·····	二五一
鱗瓜·····	二六一
半個扼殺的日子·····	二六四

就這樣被虹迷住·····	二七〇
李瑜	
清晨，那山間·····	二七二
一絮霧語·····	二七四
姚家俊	
湖與茉莉·····	二七六
浩凡	
我留下了一瞥·····	二七七
孫虹	
爬上那樹·····	二七九
徐瑪琳	
依舊是想念·····	二八一

巴黎的鱗爪

咳巴黎！到過巴黎的一定不會再希罕天堂；嘗過巴黎的，老實說，連地獄都不想去。整個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鴨絨的墊褥，襯得你通體舒泰，硬骨頭都給薰酥了的——有時許太熱些。那也不礙事，只要你受得住。讚美是多餘的，正是你臨別的時候輕輕地囑咐一聲『別忘了，再來！』其實連這都是多餘的。誰不想再去？誰忘得了？

香草在你的腳下，春風在你的臉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束你，不責備你，不督飭你，不窘你，不惱你，不揉你。它摟着你，可不縛住你：是一條溫存的臂膀，不是根繩子。它不是不讓你跑，但它那招逗的指尖却永遠在你的記憶裏晃着。多輕盈的步履，羅襪的絲光隨時可以沾上記憶的顏色！

但巴黎却不是單調的喜劇。賽因河的柔波裏掩映着羅浮宮的情影，它也收藏着不少失意人最後的呼吸。流着，溫馴的水波；流着，纏綿的恩怨。咖啡館：和着交頸的軟語，開懷的笑響，有踞坐在屋隅裏蓬頭少年計較自毀的哀思。跳舞場：和着翻飛的樂調，迷醇的酒香，

有獨自支頭的少婦思量着往蹟的愴心。浮動在上一層的許是光明，是歡暢，是快樂，是甜蜜，是和諧；但沉澱在底裏陽光照不到的才是人事經驗的本質：說重一點是悲哀，說輕一點是惆悵：誰不願意永遠在輕快的流波裏漾着，可得留神了你往深處去時的發見！

一天一個從巴黎來的朋友找我閒談，談起了勁，茶也沒喝，煙也沒吸，一直從黃昏談到天亮，才各自上床去躺了一歇，我一闔眼就回到了巴黎，方才朋友講的情境愴悅的把我自己也纏了進去；這巴黎的夢真醇人，醇你的心，醇你的意志，醇你的四肢百體，那味兒除是親嘗過的誰能想像！——我醒過來時還是迷糊的忘了我在那兒，剛巧一個小朋友進房來站在我的床前笑吟吟喊我『你做什麼夢來了，朋友，爲什麼兩眼潮潮的像哭似的？』我伸手一摸，果然眼裏有水，不覺也失笑了——可是朝來的夢，一個詩人說的，同是這悲涼滋味，正不知這淚是那一個夢流的呢！

下面寫的不成文章，不是小說，不是寫實，也不是寫夢，——在我寫的人只當是隨口曲，南邊人說的「出門不認貨」，隨你們寬容的讀者們怎樣看罷。

出門人也不能太小心了，走道總得帶些探險的意味。生活的趣味大半就在不預期的發見，要是所有的明天全是今天刻板的化身，那我們活什麼來了？正如小孩子上山就得採花，到海邊就得檢貝殼，書獃子進圖書館想撈新智慧——出門人到了巴黎就想……

你的批評也不能過分嚴正不是？少年老成——什麼話！老成是老年人的特權，也是他們

的本分；說來也不是他們甘願，他們是到了年紀不得不。少年人如何能老成？老成了才是怪哪！

放寬一點說，人生只是個機緣巧合；別瞧日常生活河水似的流得平順，它那裏面多的是潛流，多的是漩渦——輪着的時候誰躲得了給捲了進去？那就是你發愁的時候，是你登仙的時候，是你辨着酸的時候，是你嘗着甜的時候。

巴黎也不是比別的地方怎樣不同：不同就在那邊生活波流裏的潛流更猛，漩渦更急，因此你叫給捲進去的機會也就更多。

我趕快得聲明我是沒有叫巴黎的漩渦給捲了去——雖則也就夠險。多半的時候我只是站在賽因河岸邊看熱鬧，下水去的時候也不能說沒有，但至多也不過在靠岸清淺處溜着，從沒敢在深處跑——這來漩渦的紋螺，勢道，力量，可比遠在岸上時認清多了。

(一) 九小時的萍水緣

我忘不了她。她是在人生的急流裏轉着的一張萍葉，我見着了它，掬在手裏把玩了一晌，依舊交還給它的命運，任它飄流去——它以前的飄泊我不曾見來，它以後的飄泊，我也見不着，但就這曾經相識匆匆的姻緣——實際上我與她相處不過九小時——已在我的心泥上印下蹤跡，我如何能忘，在憶起時如何能不感須臾的惆悵？

那天我坐在那熱鬧的飯店裏瞥眼看着她，她獨坐在燈光最闊深的屋角裏，這屋內那一個男子不帶媚態，那一個女子的胭脂口上不沾笑容，就只她：穿一身淡素衣裳，戴一頂寬邊的黑帽，在鬢密的睫毛上隱隱閃亮着深思的目光——我幾乎疑心她是修道院的女僧偶爾到紅塵裏隨喜來了。我不能不接着注意她，她的別樣的支頭的倦態，她的曼長的手指，她的落寞的神情，有意無意間的歎息，在在都激發我的好奇——雖則我那時左邊已經坐下了一個瘦的，右邊來了肥的，四條光滑的手臂不住的在我面前晃着酒杯。但更使我奇異的是她不等跳舞開始就匆匆的出去了，好像害怕或是厭惡似的。第一晚這樣，第二晚又是這樣：獨自默默的坐着，到時候又匆匆的離去。到了第三晚她再來的時候，我再也忍不住不想法接近她。第一次得著的回音，雖則是『多謝好意，我再不願交友』的一個拒絕，只是加深了我的同情的好奇。我再不能放過她。巴黎的好處就在處處近人情；愛慕的自由是永遠容許的，你見誰愛慕誰想接近誰，決不是犯罪，除非你在經程中洩漏了你的蟲氣暴氣，陋相或是貧相，那不是文明的巴黎人所能容忍的。只要你「識相」，上海人說的，什麼可能的機會你都可以利用。對方人理你不理你，當然又是一回事；但只要你的步驟對，文明的巴黎人決不讓你難堪。

我不能放過她。第二次我大膽寫了個字條付中間人——店主人——交去。我心裏直怔怔的怕討沒趣。可是回話來了——她就走了，你跟着去吧。

她果然在飯店門口等着我。

你爲什麼一定要找我說話，先生，像我這不願意有朋友的人？

她張着大眼睛看我，口唇微微的顫動。

我的冒昧是不望寬恕的，但是我看了你憂鬱的神情我足足難受了三天，也不知怎的我就想接近你，和你談一次話，如其你許我，那就是我的期望，再沒有別的意思。

真的她那眼內綻出了淚來，我話還沒說完。

想不到我的心事又叫一個異邦人看透了……她聲音都啞了。

我們在路燈的燈光下默默的互注了半晌，並着肩沿馬路走去，走不到多遠她說不能走，我就問了她的允許雇車坐上，直望波龍尼大林園清涼的暑夜裏兜去。

原來如此，難怪你聽了跳舞的音樂像是厭惡似的，但既然不願意何以每晚還去？

那是我的感情作用；我有些捨不得不去，我在巴黎一天，那是我最初遇見——他的地方，但那時候的我……可是你真的同情我的際遇嗎，先生？我快有兩個月不開口了，不瞞你說，今晚見了你我再也不能制止，我爽性說給你我的生平的始末吧，只要你不嫌。我們還是回那飯莊去罷。

你不是厭煩跳舞的音樂嗎？

她初次笑了。多齊整潔白的牙齒，在道上的幽光裏亮着！有了你我的生氣就回復了不少，我還怕什麼音樂？

我們倆重進飯莊去選一個屋角坐下，喝完了兩瓶香檳，從十一時舞影最凌亂時談起，直到早晨三時客人散盡，侍役打掃屋子時方起身走，我在她的可憐身世的演述中遺忘了一切，當前的歌舞再不能分我絲毫的注意。

下面是她的自述。

我是在巴黎生長的。我從小就愛讀天方夜譚的故事，以及當代描寫東方的文學；阿，東方；我的童真的夢魂那一刻不在它的玫瑰園中留戀？十四歲那年我的姊姊帶我上北京去住，她在那邊開一個時式的帽舖，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小身材的中國人來買帽子，我就覺得奇怪，一來他長得異樣的清秀，二來他爲什麼要來買那樣時式的女帽；到了下午一個女太太拿了方才買去的帽子來換了，我姊姊就問她那中國人是誰，她說是她的丈夫，說開了頭她就講她當初怎樣爲愛他觸怒了自己的父母，結果斷絕了家庭和他結婚，但她一點也不追悔，因爲她的中國丈夫待她怎樣好法，她不信西方人會得像他那樣體貼，那樣溫存。我再也忘不了她說話時滿心怡悅的笑容。從此我仰慕東方的私衷又添深了一層顏色。

我再回巴黎的時候已經長成了，我父親是最寵愛我的，我要什麼他就給我什麼。我那時就愛跳舞，阿，那些迷醉輕易的時光，巴黎那一處舞場上不見我的舞影。我的妙齡，我的顏色，我的體態，我的聰慧，尤其是我那媚人的大眼——阿，如今你見的是悲慘的餘生再不留當時的丰韻——制定了我初期的墮落。我說墮落不是？是的，墮落，人生那處不是墮落，在

社會那裏容得一個有姿色的女人保全他的清潔？我正快走入險路的時候，我那慈愛的老父早已看出我的傾向，私下安排了一個機會，叫我與一個有爵位的英國人接近。一個十七歲的女子那有什麼主意，在兩個月內我就做了新娘。

說起那四年結婚的生活，我也不應得過分的抱怨，但我們歐洲的勢利的社會實在是樹心裏生了蠹，恐怕再沒有回復健康的希望。我到倫敦去做貴婦人時我還是個天真的孩子，那有什麼機心，那懂得虛偽的卑鄙的人間的底裏，我又是個外國人，到處遭受嫉忌與批評。還有我那叫名的丈夫，他娶我究竟爲什麼動機我始終不明白，許貪我年輕貪我貌美帶回家去廣告他自己的手段，因爲真的我不會感著他一息的真情；新婚不到幾時他就對我冷淡了，其實他就沒有熱過，碰巧我是個傻孩子，一天不聽着一句半句軟語，不受些溫柔的憐惜，到晚上我就不自制的悲傷。他有的是錢，有的是趨奉諂媚，成天在外打獵作樂，我愁了不來慰我，我病了不來問我，連着三年抑鬱的生涯完全消滅了我原來活潑快樂的天機，到第四年實在就住不了，我與他吵一場回巴黎再見我父親的時候，他幾乎不認識我了。我自此就永別了我的英國丈夫。因爲雖則實際的離婚手續在他方面到前年方始辦理，他從我走了後也就不再來顧問我——這算是歐洲人夫妻的情分！

我從倫敦回到巴黎，就比久困的雀兒重復飛回了林中，眼內又有了笑，臉上又添了春色，不但身體好多，就連童年時的種種想望又在我心頭活了回來。三四年結婚的經驗更叫我厭